

PARK-STYLE REVOLVING PISTOL



派克式左轮

黄蓓佳 著



群众出版社

PARK-STYLE REVOLVING PISTOL

黄蓓佳 著



派克式左轮

群众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派克式左轮 / 黄蓓佳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
2006.1

ISBN 7-5014-3551-0

I. 派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17724 号

派 克 式 左 轮

著 者: 黄蓓佳

责任编辑: 萧晓红

封面设计: 程丽亚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67633344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BS.com

信 箱: qzs@qzCBS.com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221 千字

印 张: 11.25
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14-3551-0/I · 1505
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
定 价: 20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

“李政道奖学金”获得者，美国天体物理学家戈登教授的得意门生。脸上总带着孩子气的童真顽劣。因为太过优秀，于人情世故缺少变通，常常会做出让普通人难以接受的事情。他对朋友无私付出，对亲人温顺依恋。水晶一样透明的行为方式，却最容易惹人嫉妒、暗算。在无数暗箭射来之时，在学业工作屡屡受挫，失去了朋友、爱人之后，他的人生天平倾斜了，向众人举起了派克式左轮……

鲁杭

——印小天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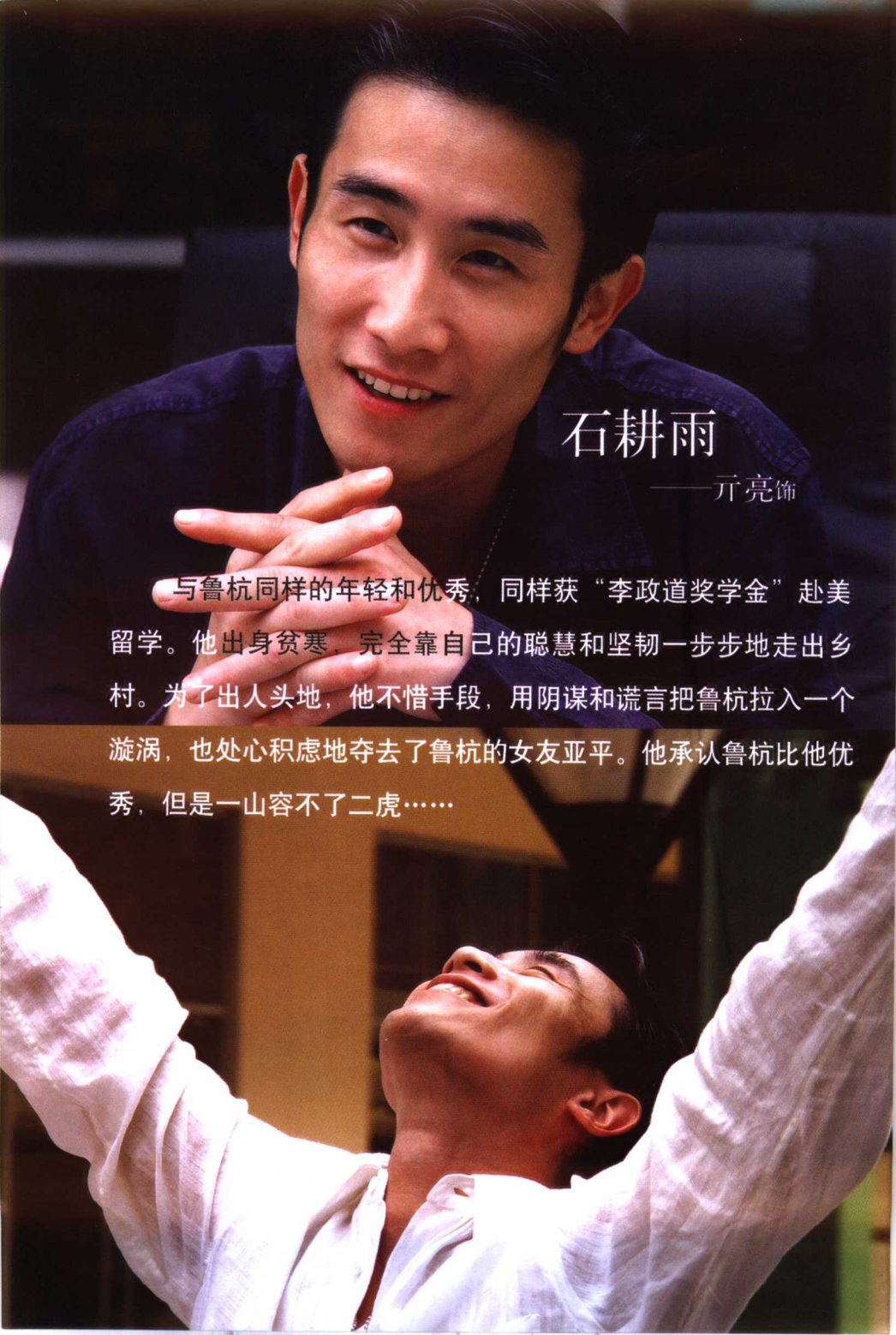


肯汀大学中外师生公认的“校花”和“中国公主”。她与鲁杭本是无懈可击的一对，但石耕雨的殷勤和鲁杭的冲动让她的情感天平发生了倾斜。当她离开最爱的鲁杭，把石耕雨当作感情的寄托时，不曾想石耕雨始乱终弃。亚平难释情怀，割腕自杀。

亚平

——邬玉君饰





石耕雨

——亓亮饰

与鲁杭同样的年轻和优秀，同样获“李政道奖学金”赴美留学。他出身贫寒，完全靠自己的智慧和坚韧一步步地走出乡村。为了出人头地，他不惜手段，用阴谋和谎言把鲁杭拉入一个漩涡，也处心积虑地夺去了鲁杭的女友亚平。他承认鲁杭比他优秀，但是一山容不了二虎……



欧阳

——赵琳饰





鲁妤

——贾妮饰

格莱特

——曹操饰



凯蒂

——唐洋饰



婕妮

——娜迪拉饰

戈登

——本杰明饰

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, 请访问 www.erfongbook.com

引子

鲁杭打完最后一个字，没忘了把打字机的壳盖“乒”地一声盖上。这架打字机已经陪伴他六年了，当初是花五个美元从旧货市场买来的。鲁杭此刻忍不住伸手抚摸锈迹斑斑的机壳，心里涌出一丝跟老朋友告别的惆怅。

他把三页打字纸细细地从头看了一遍。机器太旧了，凡是打到“J”这个字母就吃墨不足，字迹清淡模糊。他拿一支圆珠笔把所有的“J”描得清楚一些。十年的物理学研究生涯使他养成凡事严谨苛刻的习惯，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也不能有所改变。

他起身从衣橱顶上取下一只咖啡色硬皮小手提箱，找一块抹布揩去箱盖上薄薄的积灰，打开，把三页打字纸端端正正放进去。箱子里仍然空空荡荡。他想了想，弯腰从抽屉里找出他的一厚本博士学位论文，垫在三页打字纸下面。这回看起来总算有点内容和分量了。他满意地合上箱盖，“嗒”地扣好锁扣。

这时候他看了看床头的电子闹钟，时针已经指向中午一点。厚厚的窗帘从昨天起就没有拉开，关掉台灯之后，屋里一片昏暗。不用看窗外就知道天色阴沉得厉害，要下雪了。每年的万圣节都要下一场大雪，这几乎成了美国东北部地区的惯例。

时间还早，鲁杭想。他有点茫然地坐在圈椅里，慢慢地转动脑袋，左右四顾。六年来熟悉的一切都在昏暗的光线中沉沉浮浮，呈现出柔和的灰白色轮廓，像银幕上放出来的三十年代旧电影。所有的物品井然有序，因为他昨夜根本没有挨过床边。豆色的厚绒地毯干干净净，从床边到窗口的地面上堆满了有关物理学的教材、专著、词典、手册，以及一摞一摞的复印资料。当初为得到这些资料他无数次深夜潜进系里的复印室，像个可耻的小偷，一边手忙脚乱着，一边侧耳探听外面的动静。系里规定复印资料有一定限额，超过限额必须付钱。如果鲁杭真的按规定支付的话，这钱早已超过他每月的生活费了。当初他出于一个科学研究者对于本专业知识的痴迷而收集它们，阅读和研究它们，并且设想有一天回国的时候带到母校，呈现在大学时代的老师们面前。如今，它们当然也会随着他的消亡而失去价值，成为一大堆令人头疼的废纸。他的后任房客会骂骂咧咧地把它们塞进一些黑色垃圾袋，拖出大门，等待垃圾工人来把它们装车拉走。

暖气片发出细微的丝丝声响，有点像一个熟睡孩子的鼻息。他的目光透过低垂到地毯上的奶油色簇绒床罩，看到了床罩下面那一堆乱七八糟的旅游鞋、网球拍、高尔夫球杆、收音机、相

册、废弃不用又觉得扔了可惜的汽车音响、灯具等等。到他这儿来过的人都说他房间里整洁有序，不像个单身男人的宿舍。其实他自己知道，秩序只是一种表面现象，床肚子下面才代表了生活的杂乱多彩。每天他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趴在地毯上，从床肚子下面扒拉出这个那个，而后又原样塞回去，只为了这屋里“看起来像个样”。他喜欢生活井井有条。

忽然，客厅外面传来“嗒嗒”的敲门声，敲得彬彬有礼而又轻松愉快。他坐在圈椅里迟疑着不动。他想不出来有谁会在這時候来敲门，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朋友往他这儿跑了。尤其是今天，现在，他不想见任何人，不想。

敲门的人却很顽固，仿佛拿准了屋里有人似的，隔一分钟敲一次。而且还不止一个人，间隔的时间中夹杂了很低很细碎的话声。

鲁杭差不多有点恼火地走出去，哗啦一声拉开门锁。他愣住了，对面及腰高的地方一溜排着四个鬼头，都是白眼圈，红嘴唇，牙齿龇开着，不可怕，反有趣。四只小手伸出来，朝着他掌心摊开。小手冻得红通通的，像超级市场出售的盒装嫩胡萝卜。他想起来，这是此地万圣节的风俗：孩子们戴了鬼脸挨家挨户去乞讨，讨得多的这天能发一笔小小的财，然后去买冰淇淋和玩具。他用手在衣兜里搜了个遍，只摸到两枚硬币，一人分一枚还不够。他弯腰对他们说了声“等着”，返身进屋取出几张票子，每人发了两个美元。

孩子们为这意外的收获惊喜万分，红通通的小手紧攥住纸票，唱歌似的对他说：“祝你好运，先生。”便一窝蜂地涌出楼道，奔往下一个目标去了。

重新关上门，屋里再一次静得死寂。冰箱突然之间嗡嗡地启动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他想起来从昨天开始他没有吃过一点东西，居然也没有感觉到饿。还是应该吃点什么，他对自己说，于是机械地走向冰箱。他把冷藏室的门拉开，弯腰搜寻了一遍。在属于他的两层格栅里有半袋酱，两根火腿肠，半盆吃剩的红烧鸡块，半盒水果西红柿，一小袋葡萄和三四包方便面。他想了想，拿出面包和火腿肠。在关上冰箱门的一刹那，他胃里猛然一阵抽动，恶心要吐，难受得浑身冒出冷汗来。他定了定神，勉强压抑住恶心，把拿在手里的东西又放了回去。

上帝！你何至于冷酷如此，连一个人小小的吃喝乐趣都要剥夺！鲁杭站立在冰箱旁，心里的悲哀像顺着血管流淌的水银，瞬间坠落到了趾尖和脚底。

这时候，他想起了另一件重要的事，他必须要做的事。他返回房间，找出一件他曾经穿过一两次的、有九成新的衬衣，一把普通旧剃须刀，一副他戴过好几年、折断一条腿的白边眼镜，两本写满字的研究笔记，一支他买了两年却从来没舍得用过的“MONTBLANC”西德名牌笔。他将它们用一块崭新的毛巾包成一包，缝合，贴上写有中国哈尔滨他父母家地址的不干胶标签纸。又拿出支票簿，把银行里剩下的总共一万多美元全部开上

去，灌进信封，写了同样的地址。

做完这一切，再瞥一眼时钟：快两点了。差不多是时候了，他平静地想。他拉开衣橱门，取出他早已准备好、挂在最外侧的一套深灰色双驳领西服和一件淡灰色斜纹呢大衣，换上，再蹬上一双擦得锃亮的黑色皮鞋。他又走到嵌在衣橱另一侧门上的穿衣镜前认真地照了一照，把领带结拉得稍松一些，衬衣领子再往上提一提。镜子里的鲁杭因为这一套漂亮衣服的衬托显得挺拔修长，儒雅气派。

房间里幽暗的光线像摄影镜头前故意蒙上去的白纱，恰到好处地隐去了他脸上所有的喜怒哀乐人间欲念，只留下干干净净一个四方轮廓，和一对闪烁明灭的白色镜片。而这一对镜片幽深无比，他拼足眼力也无法穿过这条黑暗漫长的狭窄隧道，去伸手抓住隧道尽头哪怕是一丁点的光明。

最后，他把手伸进大衣口袋，掏出心爱的邓韦松派克式左轮手枪。抛光的蓝皮钢制枪身此刻失去了阳光下惊心动魄的美，变得冷峻神秘。准星是房间里所有光线的焦点，随着手位的移动流泻出一道璀璨银链，流转得令人心醉。木制枪把握在手中的感觉温暖柔软，舒适宜人，甚至闻得到一丝清新微甜的森林气息。他伸出左手食指，从枪口开始，顺枪管慢慢地滑过去，拐一道曲线滑至枪把末端。没错，你会是个好样的。他轻柔地、发自内心地笑了一下，右手不由自主地一点一点扣紧了扳机。不不，现在不行！别急，别急，小家伙！你肚子里只有六发子弹！六发，每一

发都要派上用场。

他低下头，发烧的前额贴紧了枪身。好一会儿才移开，又把枪装回衣袋。衣料很厚很挺，没有人能看出来这里面藏有致命的武器。

怎么样？该走了吗？他无声地询问自己，接着左手拎起桌上的小提箱，右手抓过那个小小的包裹，缓缓地转身，出门。越过门框的那一步，脚沉得几乎抬不起来。他鬼使神差地回过身，目光在他生活过六年、熟悉到说得出口墙壁上有几处污迹的房间里作最后一次巡逻。这一眼无比贪婪，直看到眼眶酸涩，所有图像在瞳孔里达到饱和。

楼道很长。这是一座走廊式两层公寓楼房，楼道里铺着陈旧的、被无数双鞋底磨出破洞的灰色地毯。懒惰的墨西哥看门人大概好久没有打扫了，地毯肮脏得踩在脚下嘎吱作响。两边的房门照例紧闭，整条楼道只有楼梯间亮着一盏昏昏沉沉的灯，使这一段路程更显得漫长幽暗、阴影幢幢。突然一扇房门上挂出一个硕大无比、张牙舞爪的鬼头，鬼眼睛里并排安有两只绿色小灯泡，阴森森惨厉厉，把鲁杭惊得浑身一激灵。他低下头逃一样地走完剩下的路程。“乒”一声用手里的小提箱撞开楼道门，闪身出去。楼门的老式弹簧在身后吱吱呀呀哭一般叫喊，好久才发出一声沉闷的碰撞。

天色越发昏暗。阴云沉重得支撑不住，随时可能呻吟着向大地扑下来。也许万圣节的鬼魂都在云层上蹦着跳着狂舞着，才把好端